

● 作者/Ian Burns McCaslin and Andrew S. Erickson

● 譯者/周敦彥

● 審者/黃依歆

回顧中共海軍發展

The Impact of Xi-Era Reforms on the Chinese Navy

取材/《習近平軍事改革》(Chairman Xi Remakes the PLA)

在中共海軍的現代化改革上，有來自軍種內、跨軍種及跨部門間的利益衝突，本文透過三個現代化向量觀察之，有利於了解中共海軍部隊與其他軍種在聯合作戰上的緊張關係、與跨部門海上軍力的合作，以及軍改對海軍帶來哪些影響。



共軍發展跨部門海上力量能促進聲索海洋主權。圖為中共海軍編隊。(Source: Flickr/Danaan67 Chu)

本文探討中共如何自詡為海洋國家，以及習近平的共軍改革如何影響海軍維護和促進中共海洋利益及其組織利益的能力。文中檢視中共海洋政策演變的背景，探究海軍現代化的三個向量，並思考軍改對每一個向量可能產生的差異。身兼中共總書記、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及武裝部隊總司令的習近平，表示其「中國夢」包含「強軍夢」，並要求共軍要能打仗並贏得資訊化戰爭。為了實現此一目標，他推動野心勃勃的改革，旨在促進軍種間的合作，並強化它們遂行聯合作戰的能力。中共海軍將受益於傳統地面部隊優勢的弱化，但改革也可能改變海軍現代化作為的軌跡，而朝向較不支持獨立作戰海軍的方向發展。

本文分為五個部分。第一部分是藉由檢視戰略驅動因素來說明中共的海洋發展。第二部分先概述海軍現代化的三個向量：一、為建立具備兵力投射能力的遠洋海軍，所需的硬體和「軟體」發展；二、建立可有效和其他軍種合作的海上部隊，作為聯合共軍之一部；三、進一步發展「跨部門」海上力量，其中海軍跟海警、海上民兵及中共其他政府部門合作促進中共的海上主權宣示。同時第二部分也進一步詳述向量一；第三部分詳述向量二；第四部分詳述向量三，並探討改革對其產生的

影響。最後第五結論部分則提供有關中共海上力量改革及相關影響的廣泛研究結果，尤其側重於三個現代化向量之間的緊張關係。

中共海洋發展的戰略驅動因素

「改革開放」、「走出去」以及「新歷史任務」

自1978年底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政策以來，中共日益融入全球經濟體系之中，充分運用全球化帶來的機會，讓外國公司在中共投資以取得廉價勞力，中共的國有與民營企業則逐步發展專業和技術以生產外銷商品。經濟快速成長增加中共對進口零件、石油、天然氣與食物的需求，並將數百萬中共勞工的就業與出口經濟聯繫在一起。當胡錦濤要求中共企業「走出去」，透過海外投資獲取自然資源和技術，以及爭取外國建築合約時，又更進一步促進中共與全球經濟的融合。

海上貿易的重要性日益增加，而中共在海外的投資和公民也愈來愈多，其中一些是在不穩定的地區，這促使北京必須採取措施以確保其新的利益。2004年，胡錦濤向共軍提出「新歷史任務」，就包括維護中共不斷擴大的國際利益。在此政策之下，中共海軍自2008年12月起就一直在亞丁灣執行反海盜巡邏



海上戰場



胡錦濤提出「新歷史任務」以確保日益擴大之國際利益。圖為中共「十九大」上習近平(右)與胡錦濤(左)握手寒暄。

(Source: Wik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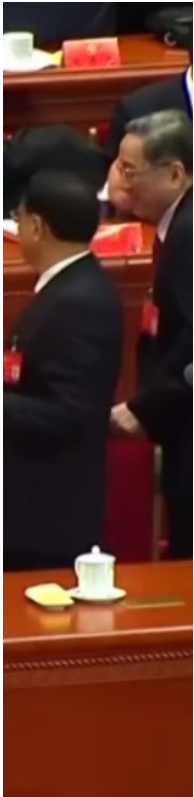
任務，並參與利比亞和葉門動亂期間大陸公民的撤離行動。社群媒體和新聞報導都不斷呼籲中共應更妥善保護其海外公民。隨著習近平一帶一路倡議的發展，中共的海外能見度繼續深化，這項極具野心的計畫旨在為基礎建設提供資金，以提高中共與歐亞大陸及世界其他地區的互聯互通性。該倡議現在甚至包括一個額外的海上計畫，即穿越北極海的「極地絲

綢之路」。

海軍已準備好利用中共的新方向

在所有的軍種之中，中共海軍在外部世界重要性漸增下擁有最佳的戰略位置。海軍長期以來一直致力於闡明中共海洋利益的重要性，並提倡建立一個更強大的海軍來維護這些利益。像陳明山中將這樣的中共海軍領導人自1990年代初期就

一直主張，海軍是「(中共)經濟的直接捍衛者，尤其是對海洋經濟和對外貿易。」中共分析家們堅信，海軍需要有能力「來保護(中共)又長又日益重要的海上能源供應線。」相較於主流民間刊物與一般國防出版品，中共海軍官方刊物如《現代海軍》更常強調像「海洋資源」這樣的主題。中共海事遊說團體範圍已經擴張到包含沿海省份的官員、依賴海外貿易的國有



和民營企業、那些欲佔領聲索區域並在其上建造設備及發展技術的公司，以及奪取、建設與管轄聲索區域的軍事和民間組織。

中共海軍不僅利用海洋對中共經濟日益增加的重要性，而且也更加重視中共對海洋和主權的聲索。中共三大主權爭端(中華民國、南海和東海)都涉及島嶼或其他被廣大海洋環繞的地貌。海軍和海軍陸戰隊幾十年來一直佔據著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在2012年之後，隨著南海和東海的海洋與主權爭端加劇，海軍在維護

中共利益上取得重要的地位。中共海軍和海事遊說團體疾呼中共海洋利益重要性的作為，都在幫助海軍現代化汲取資源，最後造就在2012年11月中共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工作報告中，確立「建設中共成為一個海權國家」的目標。

中共在改革開放後經濟快速成長，使得共軍在數十年間預算獲得兩位數的成長，這都讓維護中共海洋利益作為的需求更大。更高的預算讓共軍各軍種都獲益，但從2004年開始，海軍獲得國防預算占比愈來愈大，這使得海軍能夠建設

和擴編擁有現代戰艦與飛機的艦隊。性能更優異的水下、水面和空中載臺使海軍能夠更頻繁、更長時間的在遠離大陸本土的區域執行任務。隨著港口訪問、國際軍事演習的曝光，以及在南海、東海和印度洋出現的時間愈來愈多，中共海軍在許多面向上已成為共軍在世界舞臺上的門面。

中共海軍現代化

中共海軍現代化可以就現代化的三個向量來分析。向量一是為建立具備兵力投射能力之遠洋海軍所需硬體和「軟

中共海軍的三個現代化向量

	遠洋海軍	海上領域聯合作戰部隊	「跨部門」海上力量
作戰類型 / 模式	聯兵海上作戰	聯合作戰	維權行動
海上挑戰	海上交通線防護、遠海護衛、兵力投射、軍事外交	與高科技敵軍作戰、中華民國、東海、遠距聯合戰役	領海爭端、區域海軍衝突
任務	反水面作戰、反潛作戰、打擊、兩棲作戰、核嚇阻	反水面作戰、反潛作戰、打擊、運輸、兩棲作戰、核嚇阻	兵力展示、嚇阻、指揮管制、衝突升高管控
友軍	海軍	其他軍種	中共海警、人民武裝部隊海上民兵、外交部、國營企業
友軍可提供的支援	無	攻船彈道飛彈、遠距打擊、地面作戰兵力、空中管制、防空、空運、網路空間能力、太空反制	海警船、漁船、拒止能力、通訊、數量(群集)、不對稱作戰



海上戰場

體」發展。向量二是建立可有效和其他軍種合作的強大海上部隊，以成為共軍聯合戰力之一環，有能力抗衡並戰勝敵方先進軍隊。向量三則是進一步發展「跨部門」海上軍力，其中海軍與海警、海上民兵(美國國防部稱之為人民武裝部隊海上民兵[People's Armed Force's Maritime Militia])及其他中共政府部門共同合作以促進中共的海上主權宣示。每個向量都由特定因素驅動，並由特定行為者所支持，各自強調不同的任務，並針對不同領域之運用進行最佳調整。由於資源有限，某個特定向量的資源增加都可能會減少其他向量的資源，從而影響海軍的組成及其執行其他任務的能力。下表說明每個向量的關鍵面向。

向量一：遠洋海軍

科技進展使得擁有遠洋艦隊成真，進而讓每個大國的「藍海夢」得以實現。遠洋艦隊通常被視為海軍發展的象徵，能夠遠離國土執行任務，並遂行海軍的聯合兵種作戰。對中共而言，這種艦隊可使海軍獨立行動以應付在遠海的海上挑戰，包括保護海上交通線、遠海護衛、兵力投射及軍事外交；同時還需要海軍執行反水面作戰、反潛作戰、打擊、兩棲作戰及核嚇阻等任務。

中共海軍幾十年來一直致力於建立自身遠洋艦隊。這涉及兩個主要的部分：硬體現代化(軍事裝備)及軟體現代化(教育、訓練、準則等)。此一現代化向量有益於中共海軍，提供充分的理由使其跳脫原來支援陸軍的角色，尋求發展獨立的作戰能力。

打造艦隊

在習近平的軍改之前，中共海軍已經歷數十年的現代化。早期的蘇聯(1950至1960年代)、後來的美國(1980年代)，以及後冷戰時期的俄羅斯(1991年迄今)對中共海軍現代化的援助，已經大幅被自力研發或中共改良版的國外裝備和技術所取代。蘇聯的支援為海軍在硬體和人員訓練方面奠定初步基礎。然而，蘇聯顧問於1960年的撤出與西方技術的封鎖，迫使中共依靠自身努力對國外技術進行逆向工程，並逐步改良蘇聯的設計。

「中」美關係的解凍最終也讓中共得以獲得一些西方武器和軍事科技，但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之後，美國和歐洲對中共實施武器禁售，這個窗口也隨之封閉。

1980年代末期與蘇聯關係改善及蘇聯最終解體，使共軍和國防產業獲得了先進的武器，如基洛級(Kilo-class)潛艦、蘇-27戰機(在中國大陸組裝，然後進行逆向工程並產出殲-11戰機)、現代級(Sovremenny-class)驅逐艦(及其先進的攻船巡弋飛彈)，以及S-300地對空飛彈系統。中共技術基礎的廣泛改善、可直接獲得俄羅斯的先進武器、前蘇聯武器科學家的協助，以及產業間諜活動等綜合因素，都有助於中共國防產業吸收先進科技，進而發展更先進的武器系統。

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刺激經濟快速成長，提供了技術與資源，使共軍能夠輸入更多的先進設備和武器，並採購自身國防產業所生產的先進武器。在1995至1996年臺海危機期間，共軍對美國部署兩艘航艦的反應能力不足；以及1999年科索沃戰爭期間，中共駐貝爾格勒大使館的意外爆

炸，都說服中共領導人增加軍事現代化的經費。在面對美國的干預下，共軍可能準備對臺進行入侵或封鎖，這已成為其作戰計畫作為和部隊現代化的主要想定，而想定中有關海上作戰的面向，促成中共海軍致力於籌購各種先進武器系統的作為。

中共海軍現代化包括發展和部署先進的水面艦、潛艦、飛機、航艦及兩棲艦艇，這將提升海軍執行各種任務的能力。中共的造船廠正在以飛快的速度建造新艦艇，也轉而注重「品質勝於數量」。中共老舊的水面艦隊，主要是在過時的1950年代蘇聯技術的基礎上進行性能提升，目前正由新型先進艦艇所取代，諸如054/054A型護衛艦、052C/D型驅逐艦，以及噸位相當於巡洋艦的055型驅逐艦。這些艦艇擁有先進武器和現代化設計的特徵，諸如能夠發射不同型式攻船、防空與攻陸飛彈的垂直發射系統、相列雷達，以及經改良的防空和巡弋飛彈防禦系統。海軍在2014年之前沒有輕型護衛艦，但截至2017年11月，共累積了37艘056/056A型護衛艦。

中共海軍令人詬病的高噪音潛艦已經逐漸減少其噪音信跡。潛艦部隊主要由柴油動力攻擊潛艦所組成，其中大部分能夠發射先進的攻船巡弋飛彈。2002年以來，海軍還增加10艘核動力潛艦，包括6艘遠程核動力攻擊潛艦，以及4艘核動力彈道飛彈潛艦。到2020年時，潛艦部隊可能會增加到69至78艘潛艦。

中共第一艘航空母艦「遼寧號」(001型)於2011年8月開始出海試俾，2016年11月宣告完成戰備。遼寧號殲-15艦載機利用其滑跳式飛行甲板起

飛。海軍目前正在研發兩艘更先進的航艦，其中001A型航艦於2018年5月開始出海試俾。002型航艦則規劃配備一套綜合推進系統，能支援電磁飛機彈射系統，以使飛機更迅速起飛。《新華社》盛讚中共首艘航艦的下水是象徵性一步：「建設能與中共崛起地位匹配的強大海軍，是中共維護日益全球化國家利益的必要手段和必然選擇。」

由於航艦高價值和易受攻擊的弱點，其通常作為航艦支隊的一部分，由多艘其他艦船予以護衛支持。中共海軍已經明確表示，打算藉由快速生產055型驅逐艦來建立航艦支隊。055型驅逐艦將加入成長中的各式艦艇和武器系統陣列中，為航艦提供防空並抵禦巡弋飛彈攻擊，使其能夠在陸基飛機涵蓋範圍外更安全地執行任務。中共海軍還建造一種新型的大型補給艦，即901型，其噸位接近美海軍使用的艦型。與美海軍相比，中共海軍前線的支援艦艇比例持續偏低，因此生產這種支援艦艇特別重要。

中共海軍也一直不斷在部署新的艦艇，以強化其有限的兩棲作戰能力。其中包括半潛式兩棲登陸艦、726A型氣墊登陸艇和071型船塢登陸艦。這些新的艦艇，配合共軍擴編海軍陸戰隊並增加更多的陸戰旅，應該會大幅提升中共海軍的兩棲作戰能力。

為新海軍培養「新型」水手：招募、教育與訓練

中共海軍的現代化還需能夠在遠洋執行獨立與聯合作戰的優秀人才。海軍及其下轄單位已經進行改革，招募水準更高的人員來填補新的職

海上戰場

缺，特別是針對民間大學的畢業生。自1999年起，海軍規劃每年從民間高等教育機構招收600名軍官。海軍航空兵部隊（下稱海航兵）從1988年起開始招募自己的人員，這是其從中共空軍獨立出來的重要一步，使海軍能夠從這些人員的軍職生涯初始，就施以海上領域航空作戰相關的教育訓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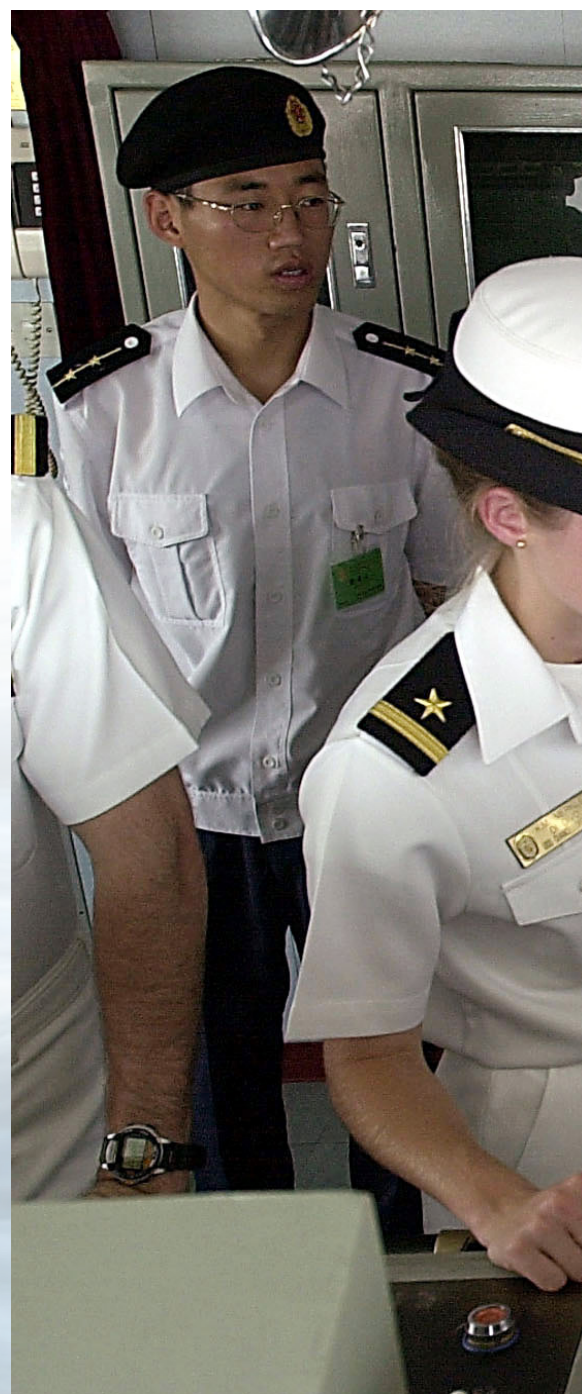
海軍也改革了新兵的教育和訓練方式。自1987年以來，海軍利用有「海上教室」之稱的鄭和號訓練艦，來協助訓練其學員。此艘訓練艦以「經驗豐富的航行者」著稱，甚至在2012年中執行中共海軍訓練艦的首次環球航行。這讓海軍能夠為數以千計的學員，提供在全世界各種海上環境的實際經驗。海軍最近還增加一艘「高桅橫」的破浪號風帆訓練船，以及兩艘先進的海軍訓練艦威繼光號和玉鵬號。這些艦艇和海軍人員在訓練艦上接受「磨練」的過程，使海軍能提供艦上的實際經驗，並讓南海艦隊在2011至2012年間負責訓練的3,000名「新兵」中的92%受益。為了提供海上的實際經驗給飛行員，

海軍於1996年啟用世昌號航空訓練艦。中共海軍位於荒地村的航空訓練基地增加陸基設施和裝備，諸如跑道上的滑跳式飛行甲板，讓飛行員更安全地練習航艦起降，並添加彈射起飛系統，以支援002型航艦的訓練。

相同地，海軍在1980年代為每個艦隊設立了艦艇訓練中心，提供內容更豐富及針對特定艦型的訓練，以滿足引進新型艦艇的需求。這些訓練中心可以集合軍職人員、產業代表及其他專家，來協助建立各類型艦艇的「軍事訓練與評鑑大綱」，以加速對首批艦艇人員的訓練。此一作法可見於蚌埠號成軍之時，該艦是東海艦隊引進的第一艘江島級(056型)輕型護衛艦。

加快任務的節奏有助於部隊訓練。《中國日報》指出，「每年每艘戰艦和潛艦將會在海上停留近八個月，執行巡邏、演習和訓練等任務。每天都有數十架飛機、100多艘艦艇和潛艦及數千名海軍人員在執行任務。」自2008年12月以來，中共海軍的活動包括持續部署在亞丁灣的

一支護航特遣部隊，以執行護航和反海盜行動。這種快節奏的任務伴隨著更多港口訪問及更頻繁的國際軍事演習。2003至2008年間，海軍雖然只執行11次港口訪問，但到了2015年時，單在該年就完成40次。中共



海軍同時也主導國際軍事演習，從2003年至2016年間幾乎執行了一半有共軍參與的國際軍事演習，比其他任何軍種都多。海軍也開始參加多邊演習，諸如美國環太平洋系列演習。

這些愈來愈多的演習(特別是與俄羅斯共同執行的)都包括戰鬥或戰鬥支援部隊。在「中」俄

「海上聯合—2015」演習中，中共海軍「完成其首次海外聯合海灘登陸演習」。「中」俄海軍演習從此以後也在新的地點舉行，諸如波羅的海、地中海，以及鄂霍次克海，擴展了海軍的作戰視野。某些「中」俄海軍演習的規模已擴大到包括多兵種參與的聯兵作戰。在經驗和信心不斷增強的激勵

中共海軍加強招募訓練，並加強國際軍事演習經驗。(Source: Wiki)





海上戰場

之下，一些海軍軍官甚至開始利用與國外軍隊的交流作為訓練契機，而且這種行為也獲得認可和獎勵。

隨著傳統上由高階軍官嚴格管控的演習與訓練開始放鬆，這些演習和訓練逐漸獲致成果，使得任務指揮官擁有更大彈性。最近軍事媒體報導盛讚潛艦部隊在沒有增派高階軍官隨艦的情況下執行重大任務，因為這些人的存在往往使得艦長降級為「值更官」。自2013年起海航兵開始賦予更多的「飛行員自主權」，這表示上級軍官對飛行員的「保姆式」控制已產生改變。

中共陸軍於1980年代首次建立特種部隊，多年後海軍終於在南海艦隊建立自己的特戰團。該特戰團已經能夠從海軍的反海盜巡邏任務中獲得作戰經驗，其中包括配屬在每個艦隊的特種作戰分遣隊。共軍特戰人員也獲益於廣州市的特種作戰學院，並試圖透過參加國際特種部隊競賽以汲取國外部隊的經驗。海軍特戰團是由規模較小的部隊增援，編制至少為兩個陸戰旅。

中共海軍陸戰隊是隸屬於海軍的步兵兵種，但最近又成立獨立的總部，並在共軍改革政策下刻正擴編其作戰旅的數量。相較於共軍其他部隊，海軍陸戰隊較晚參與國外演習，直到2010年才在泰國進行其首次海外演習。海軍陸戰隊現在似乎也擁有自己的直升機，以往是由海航兵所提供。海軍陸戰學院目前擁有超過20種專業課程、優秀的教職團隊與模擬訓練系統。學院鼓勵教職員參加演習，以改善其缺乏執行戰鬥與任務經驗的問題。

海航兵等其他兵種也在改善教育和訓練品質

方面付出類似努力，以培養能夠操作現代武器的軍官與水手。為了善用航艦，海軍航空兵學院和海軍航空工程學院合併為海軍航空大學，目的是訓練中共艦載機飛行員。這所新大學已經招募了450名飛行學員，且終將大幅增加海航兵人員以支援更多航艦部署。海航兵也改變了訓練飛行員的方式，強調延長晝間與夜間的操作時間，並增加海上和低空飛行訓練。為提高訓練品質和真實性，海航兵曾於2011年舉行首次不同機型之間的實戰對抗演習。

改革對遠洋海軍現代化向量的影響

改革對遠洋海軍現代化向量有三大影響：改變軍種的角色、將作戰管制權責交給戰區司令部，以及改善共軍教育、訓練和人事制度。

第一個影響是各軍種現在主要負責建軍而非作戰，這應該會減少海軍總部的作戰任務。然而中共海軍似乎正利用若干方法在作戰中維持重要的角色。海軍總部依然保留亞丁灣反海盜行動部署的權責。總部在建軍和制定海軍訓練需求方面的工作，使海軍能夠利用演訓來維持作戰角色，因為幾乎任何事都可以上綱至具有「訓練」價值。海軍稱此是由「訓戰分離」轉向「以戰載訓」。海軍總部似乎也利用三艦隊演習作為把持某些作戰權責的另一種方式，該演習不屬於任何特定戰區司令部的責任。試圖將軍種總部侷限於訓練和建軍領域導致了一個意外的後果，就是總部可以騰出時間和資源來爭取自身軍種的利益。隨中共經濟放緩導致軍事預算成長遲滯時，這樣的遊說行動就更重要。對於海軍來說，這可能導



中共海軍陸戰隊成立獨立軍級總部，並擴編作戰旅。(Source: Reuters/達志)

致與其他軍種及新的戰區司令部發生衝突，因為他們各自懷有不同的利益。某些載臺如陸基飛機，因規劃用來侵臺而與東部戰區司令部密切相關，相對的與航艦等遠洋武器系統則不太相關。然目前尚不清楚中共會如何解決這種利益衝突。

第二個影響是讓戰區司令部負責作戰，會降低海軍在執行作戰任務中的自主權。在混亂中增加另一個官僚角色，尤其若

是由一名非海軍軍官來負責戰區，將複雜化中共維護海洋主權宣示的行動。然而，海軍已經利用戰區司令部的地理界線來主導某些行動。例如，印度洋不屬於戰區司令部的地理管轄範圍，這給了海軍總部繼續領導反海盜行動的充分理由，即使這些行動有聯合部隊參與。港口訪問、與國外軍隊的聯合演習也在戰區司令部的地理責任範圍之外，這都為海軍總部提

供其他的機會。不過，雖然海軍總部可以藉由訓練來命令其部隊達到某些要求，但是戰區司令部在名義上控制著其管轄範圍內的海軍部隊，且可能會有不同的任務優先順序。由於各軍總司令不再位列中央軍委會而是與戰區司令同位階，任何一方都無權強迫對方服從命令。目前還不清楚，中共是要由中央軍委會副主席之一，或甚至是習近平本人，來對此類爭端提



海上戰場

行仲裁。

雖然共軍維和行動是由軍委參謀部海外行動處統籌，但海軍似乎還是掌控著其遠海行動任務。這可能部分是由於海軍特性及其所珍視的「海上獨立指揮」歷史。雖然涉及海軍的軍事外交活動和演習日益增多，但戰區司令部似乎無法減少這些活動，以專注於聯合訓練及戰區特定的任務。

第三個影響是人事問題。改革與反貪腐工作的某些最重要面向，跟軍職經管及軍隊整體健全息息相關。自習近平在2015年9月宣布裁減30萬軍隊以來，直至2018年4月前，共軍人員已經獲得兩次加薪。任何軍隊對待退伍軍人的方式，對於招募新兵及維持現役人員的士氣都極為重要。在履行對退伍軍人的承諾上，共軍的態度向來都很苛刻。為了彌補這些缺陷，習近平宣布政府將「成立一個專責機構來照管退伍軍人，並保護其合法權益」，因此成立退役軍人事務部這個新單位，以照顧共軍5,700萬名退役人員，確保退伍軍人能得到正當對待，這將有助於「使所有人敬重軍人這個職業。」正如後來的大規模退伍軍人抗議活動所顯示，人員安置問題仍是一個武裝部隊和文職政府苦苦掙扎的領域。

共軍內部的反貪腐行動也可能使軍職生涯更具吸引力且更受人尊敬。雖然反貪腐行動經常有選擇性地拔除那些被認為可能對黨或習近平本人不忠誠的人，但其中的確有許多人極其腐敗。反貪腐行動幫助那些不滿腐敗對共軍造成負面影響的軍官、那些無力負擔在腐敗體制內晉升需行賄的軍官，以及那些可以更快晉升填補貪腐軍官釋出

職缺的初級軍官。這將使得專業軍事的指標對於職涯發展更加重要，特別是對軍官而言。

向量二：海軍的聯合部隊組成要素

共軍是聯合作戰的「後進者」。其唯一也是首次真正的聯合行動是在1955年攻佔一江山島。對中共而言，一支有戰力的聯合部隊要能夠對付高科技敵軍發動的海上戰爭、佔領中華民國或釣魚臺列嶼，以及在近海遂行遠距聯合戰役。共軍軍官們已經有所體認，軍隊必須更加聯合，這是現代戰爭的基本要素。為達此目標，聯合部隊的制勝構想必須摒棄「單一軍種制勝」的舊觀念。聯合作戰的推動削弱陸軍在共軍中的傳統主導地位，而有利於其他軍種。雖然海軍看起來是改革下的大贏家，但是軍種之間角力及資源和任務競爭，仍然是聯合作戰強大的障礙，並可能會對海軍的利益產生某些負面影響。此外，聯合意味著海軍的作戰行動，將透過聯合指揮管制架構來執行，這可能會影響海軍發展更大自主權的努力，以及在遠海獨立執行聯合兵種作戰的能力。

聯合教育與訓練

共軍的聯合作戰概念就是把各軍種的「作戰優勢」融合在一起，共同實現單一軍種不可能完成的任務。1996年3月，美海軍在臺海周邊派遣了兩個航艦戰鬥群，而當時以地面部隊為主的共軍無法有效回應，因此聯合作戰的概念獲得共軍關注與大力推動。空中武力在科索沃戰爭的角色，以及海上武力在福克蘭戰爭中的作用，令共軍深刻了解到其他軍種的戰略重要性。然而，儘管在諸

多文章和內部刊物都經常提及聯合作戰，但是在實際上仍是光說不練。

共軍試圖藉由在中央軍委會中增加其他軍種的指揮官(2004至2017年)，以及在共軍國防大學和軍事科學院內增加陸軍之外其他軍種的學生和教職員，來改善軍種之間的不平衡。這些軍官的存在是為了促進聯戰概念的思考，確保在課堂和重要討論中都納入非陸軍的觀點。

共軍的文件中承認，軍隊要實現真正的聯合作戰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儘管已經更加重視培養聯合作戰指揮官和戰區司令部的參謀人員，但是缺乏聯合作戰經驗仍然是共軍普遍認知的弱點。很多軍官抱怨欠缺聯合作戰指揮經驗將導致聯合作戰指揮官只會紙上談兵。2015年出版的《戰區聯合作戰指揮》乙書指出，共軍應該加強參與外國軍事交流和演習，以彌補缺乏經驗的問題。不過，儘管共軍參加國際軍事演習的次數不斷增加，但是其中只有少數(2003至2016年僅有7%)有兩個以上的軍種共同參與。海軍

對於參加國際演習最為積極，但是這些演習通常只是海軍的多兵種聯兵演習，而不是共軍多軍種聯合演習。

不同軍種之間的聯合訓練仍然很有限，但是也取得了一些進步。海軍(包括水面艦、海軍陸戰隊和海航兵)與空軍於2015年首次共同參加「中」俄「海上聯合—2015(II)」國際演習。但是用一位專家的話來說，「共軍要達到真正的聯合作業互通性，還需要很多努力。」海軍和空軍正在執行一些聯合訓練，最值得注意的是像「利劍—2015」等知名演習。在某些海航兵與空軍共同舉行的重要聯合演習中，包括「金頭盔—2015」，兩軍實際上是互為假想敵相互競爭，而不是共同合作。

海軍與陸軍之間的訓練也很少，雖然此一情況似乎正在改變。其中一例是陸航兵和海航兵在兩棲訓練演習中共同為海軍陸戰隊提供空中支援。另一個例子是海軍跟陸軍兩棲、地面部隊共同舉行聯合兩棲演習，例如在侵臺的情況下，陸軍在大規模兩棲登陸作戰中能夠

提供大批的兵力。

在研究共軍聯合演習時發現，新聞報導強調「在各種情況中，共軍指揮官不熟悉自己掌握的各種作戰能力，對下轄單位無法適切協調與分享訊息，並表現出薄弱的指揮和組織能力。」缺乏合格的聯合作戰指揮官和參謀軍官仍是困擾著共軍的難題。如果無法改善這樣的情況，共軍就會因為欠缺聯合作戰能力而陷入「避免衝突作戰」，即各軍種雖然彼此靠近，但是不能相互配合作戰。

陸軍主導地位的削弱

認知到海洋領域的價值日益提高及致力於聯合作戰的推動，將有利於海軍現代化的作為。2003年的裁軍就是把注意力和資源從陸軍轉移的最早跡象之一，當時陸軍承受不成比例的裁撤(布拉斯科[Dennis Blasko]也撰文指出，由於共軍更加重視其他軍種，陸軍是目前裁軍的最大輸家)。

陸軍主導地位下降也體現在共軍戰略觀念的轉變上。2002年的國防白皮書指出，各軍種的「主要任務」是「獨立或聯合」



海上戰場

執行任務，同時鼓勵各軍種不僅要共同合作，而且也要能夠獨立行動。2004年的國防白皮書進一步闡述對陸軍之外軍種的重視，明確指出共軍將「加強發展其作戰優勢，優先建設海軍、空軍和二砲部隊。」由於認知到陸軍之外的軍種將在侵臺的作戰中扮演重要角色，也為海軍的作戰計畫作為提供新的立足點。

當海軍的焦點逐步從近岸防禦外推轉移至近海防禦的同時，共軍確立「積極防禦」的戰略，表現出軍隊領導人正式將重點從依靠陸軍的大陸本土及周邊地區，朝向以海軍為主的「遠海護衛」。2013年的《戰略學》闡述了這些變化，並指出，「主要戰爭威脅已經從傳統的內陸方向轉到海洋方向。」此外，「『強敵』（共軍通常用來委婉指稱美國的用語）將憑藉其海洋方向的綜合遠戰優勢。」在此情況下，「就本土守本土、就近海守近海的難度會愈來愈大，甚至可能守不勝守。」因此，應將防禦作戰外推遠離大陸本土。在為了爭取額外戰略空間而致力於「前推戰略前沿」時，由

於在區域地理環境上只能向海洋爭取額外戰略空間，所以海軍的重要性大幅提升。海上問題——如中華民國、南海和海上貿易——近年來日益突出，海軍似乎在利用這些問題來強化自己的軍種地位上愈來愈成功。

推動聯合作戰為海軍開創了新的機會，使其能夠參與更多的任務。海軍已經從原先的近岸防禦和海運任務，擴展到包括阻絕作戰、兩棲作戰，以及核嚇阻等各種任務。

海洋任務競爭加劇

海洋任務的重要性不斷提高，這不僅對海軍有利，而且刺激其他軍種藉由強調本身目前和未來能力在海洋領域的關聯性，來爭奪海軍的地盤。海軍的回應是進一步發展自身執行「多樣化任務」的能力，以減少對其他軍種協助的需求。這些趨勢凸顯了一個矛盾，就是海軍希望能夠獨立執行任務（尤其是在遠離中共海岸的遠洋海域），但是同時其他軍種有可能在聯合作戰背景下提供有用的能力。

隨著共軍預算增長放緩，空

軍、陸軍甚至火箭軍都試圖要拓展新的海洋責任（並提出相關的預算要求）。空軍付出的努力最為明確，目的是確保本身不會被排除在海洋領域這個新的重點之外。在過去幾年中，空軍採取重要的手段強調海上作戰，而這是海軍和海航兵的傳統領域。此一過程造就許多第一次，包括通過新的空中走廊飛越西太平洋、中共空軍轟-6K轟炸機演練攻擊關島，以及在南海部署空軍最先進的飛機，如蘇-35戰機。空軍還擴大其船艇兵部隊的角色，以支援海上戰鬥任務。一位空軍指揮學院的教授表示，南海部署顯示中共空軍「在新時代達成任務的決心，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海洋利益。」

空軍全面改革飛行員的訓練，旨在強調海上作戰，包括遠離海岸的作戰。這些改革包括新編訓練準則，如《某型教練機海上實彈訓練實用手冊》及《海上實彈訓練飛行安全檢查單》。並自2015年起展開「常規化遠海訓練」課堂教學，同時也舉辦高級軍官研討會檢視海上訓練的進展，中共空軍藉由這



共軍主要戰爭威脅方向已由傳統內陸外推至海洋。圖為三亞港。(Source: Wiki)

些作為直接與海軍競爭海洋任務和資源。

空軍緊跟著海軍的腳步，以保護中共經濟利益為論據來支持其戰略關聯性。時任中共空軍司令馬曉天於2014年發表演說，強調空中力量對海洋領域的重要性。馬曉天表示，「贏得空中主動，對於有效應對海上各種安全威脅很重要……(我們必須)充分認清海上維權鬥爭的新環境，加快賦予空軍從

國土防空轉向攻防兼備的新任務……(我們必須)將海上作戰的『重心』轉為空中力量的運用。」

空軍正在採購兩種能夠增強其海上作戰能力的機型。首先是採購運-20遠程運輸機，該型機可將傘兵及其裝備運送至南海被中共控制的偏遠地點。傘兵已經在演習中對「陌生海島目標」實施模擬空降訓練。其次是增加採購新型空中加油機，

如伊爾-78，以強化其又小又老舊的加油機隊。中共空軍加油機隊的擴充，傳聞還包括一種運-20改裝型加油機的發展，將可增加空軍戰機、監偵機和轟炸機的航程，進而提升這些飛機自大陸本土基地發起越洋作戰的能力。

相較之下，陸軍就較難在海洋領域中奪得一席之地。儘管幾十年來中華民國一直都是共軍推進現代化的主要驅力，但



海上戰場

是陸軍在1997年時還只編制一個兩棲戰車旅。之後陸軍兩棲部隊取得相當的進展，但是這些部隊每年只有3至4個月投入兩棲作戰，剩餘時間都用在非兩棲訓練上。2010年，陸軍只有一個船艇大隊專門負責兩棲作戰支援。然而，陸軍一直在努力擴大參與海洋任務。陸軍兩棲作戰部隊傳統上的重點是佔領中華民國，作戰中需要大量的地面部隊，因而確立陸軍不可或缺的地位。海軍陸戰隊主要負責的兩棲作戰則是針對幅員較小的地形，諸如散布於南海海域的點狀地貌。但是，陸軍最近提出其也可以進行奪取和控制小型島嶼的任務。

就連共軍中的「隱士」火箭軍，也要在海洋領域中分一杯羹。火箭軍掌握共軍的陸基攻船彈道飛彈，表示這個陸基軍種也意圖「以陸制海」。出自二砲部隊(即現在的火箭軍)的文獻資料一面倒地支持攻船彈道飛彈的發展和未來運用，而中共海軍的分析家則對這種武器的價值保持較為悲觀的態度。有「航艦殺手」之稱的東風-21D攻船彈道飛彈，其目標顯然是企圖對美國航艦造成有效威脅。火箭軍的東風-26也加入行列，該型飛彈也有攻船彈道飛彈版本，射程可達到位於關島的美軍設施。

火箭軍還可以運用其常規彈道飛彈來打擊與海洋有關的陸地目標，例如港口。2006年版《戰役學》闡述如何運用常規巡弋飛彈「實施海上封鎖」和「奪取戰役局部制海權」。其他戰術還有「飛彈火力封鎖」，可破壞對海上部隊具有重要作用的設施，諸如港口及相關機場。雖然這些任務可以與海軍、空軍協調共同完成，但是火箭

軍也可以獨立遂行此類作戰，使其擔負「海上封鎖」及「制海」的作戰任務。

這種角色和任務的競爭是雙向的。海軍現在的潛艦能夠媲美火箭軍的常規與核子武力。海軍擁有四艘搭載核子洲際彈道飛彈的核動力彈道飛彈潛艦，以及可攜帶攻陸巡弋飛彈的攻擊潛艦。這些武器使海軍具備部分火箭軍的能力，而且可能比陸基的火箭軍武力存活力更強。海軍還有許多配備攻船巡弋飛彈的水面艦艇和飛機，這提供了強力的工具逼退火箭軍過分染指海軍地盤的企圖。由於海軍的這些武器系統，以及火箭軍希望保持在核嚇阻和遠程傳統打擊任務中的主導地位，很可能會限制火箭軍在海洋領域拓展更大空間的能力。雖然其他軍種都有競爭海洋任務與相關資源的明顯企圖，但是如果在這些任務上投入太多時間，就可能會危及他們本身在主要任務上的作戰效能。

相對於其他軍種，海軍在海洋領域的最後一項優勢是軍力展示能力。海軍是唯一能夠長時間在公海上或越過公海用兵的軍種，同時具有利用海外基地和商港設施作為和平時期提供後勤支援的優勢。中共海軍能夠從護衛艦和航艦上起降直升機和飛機，比空軍的空中加油機更能維持較長的滯空時間。海軍可以在水下、水上和空中執行任務，這是其他軍種望塵莫及的。

改革對聯合部隊現代化向量的影響

陸軍主導地位的削弱帶來新的契機，使海軍可強化自身利益、更加關注中共海上利益，並爭取新的軍事能力來保護這些利益。然而，排除軍種

總部在作戰角色上的意圖，以及透過聯合指揮控制架構遂行作戰任務，也意味著減少海軍的自主權，並增加其他軍種對海洋角色與任務的競爭。

作戰責任從軍區和軍種總部轉移到聯合戰區司令部，也許是軍改中最重大的改變。新聯合指揮架構的建立，終結了共軍對陸軍主導軍區及臨時設立戰時聯合指揮架構的依賴。此一轉變，加上任用一些非陸軍軍官負責戰區指揮(海軍中將[現為上將]袁譽柏為南方戰區司令、空軍上將乙曉光為中部戰區司令)，並在所有戰區內派遣非陸軍參謀軍官，構成了邁向建立聯合部隊的重要手段。

戰區的任務是在其地理範圍內領導軍事行動，這對海軍而言是挑戰也是機會。如果戰區的領導者是海軍軍官，如南方戰區，則海軍理論上就可以在那裡執行非海軍的行動，並決定如何整合其他軍種的相關能力至海軍行動上。即使是另一個軍種掌管戰區，但每個擁有艦隊的戰區(北部、東部和南部)都有一名海軍軍官擔任副司令，負責指揮戰區下轄的海

軍部隊。很大程度上將取決於戰區司令對戰區的地面、海軍和空軍組成部隊集權控制的程度，以及司令願意授予各組成部隊指揮官多少權限。陸軍軍官在指揮海軍行動方面缺乏經驗，以及海軍能夠運用自己的兵力完成許多近海任務以遂行聯兵作戰的事實，都顯示在大多數情況下，海軍組成部隊指揮官可能會保留極大自主權。例如，共軍在南海的大多數行動都會保持克制，避免引起其他國家以武力回應。但是，共軍對臺灣應急作戰行動的計畫作為，將運用沿海行動來支援兩棲登陸與遠洋作戰，以遲滯美國的干預，而這將需要東部戰區(目前由陸軍總司令指揮)在優先事項上做出艱難的選擇。

向量三：「跨部門」行動

中共長期以來都利用軍艦與民兵艦船，再加上民用船隻與漁船，來彌補其有限的海軍能力。然而，近幾十年來，共軍愈來愈常和中共政府其他部門及民間組織合作，來應對在東海和南海的海洋與領土主權爭端，以及可能發生的區域海軍

衝突。海洋領域和海上主權爭端的重要性提升，以及共軍的其他組成部隊(如海警和海上民兵)經證明對於北京聲索主權所進行的施壓有效，亦有助於驅動此一現代化向量。但是，其他兩個現代化向量也使得海軍能夠建立能力，來強化其「跨部門」行動的執行。

這些行動包括海軍跟海上民兵、海警的共同合作，以及利用遍及南海的基地和前哨網絡。在某些方面文職機構也有參與：例如，外交部和國營媒體在宣傳論述與塑造輿論上就扮演重要角色。

海軍後發先至

中共對南海的處理方式包括試圖運用各種軍事、準軍事、法律及行政戰術，以擴大對爭端海域的控制，同時儘量減少爆發軍事衝突的可能性。中共在這方面構建了三線海上「維權」格局：第一線是海上民兵，第二線是海上執法機構，第三線是共軍(特別是海軍)。雖然海軍蓄意遠離前線以避免風險升高，但是在擬定戰略上扮演重要的角色，而且持續以直接與間接



海上戰場

方式支援其他單位。

中共海上民兵一直是整體海上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近年來，其重要性及與海軍的互動都明顯提升。海上民兵獲益於經費充足的造船計畫，其下轄單位已獲得新造的大型鋼殼艦艇。共軍整體的發展趨勢已轉變為更加專業化並逐步淘汰較落後的單位，同理可證，這種趨勢在海上民兵中也會很明顯。

海上民兵的領導幹部目前正以軍事化、專業化和激勵化方式培養；組織可以調用菁英單位來執行更專業和更具挑戰性的任務。某些訓練精良的海上民兵部隊非常有用，甚至被稱為「名副其實的海上輕騎兵」。部分海上民兵分隊發展了專門的戰鬥支援與專業技術，以強化協助海軍執行任務的能力。雖然海上民兵組織參與高端戰爭的能力有限，但是其為進行維權行動較佳的選項，因為不容易跨越軍事衝突的門檻。

自中共海警局整合幾個不同的海上執法機構後，海軍就一直與其關係緊密。由於海警任務是保護中共存在爭端的海洋和主權聲索，以及在爭端海域

內執行國內法律，導致許多人稱其為「中共的第二海軍」。共軍左右了海警局的創設，而海軍在規劃、協調，以及執行海警任務方面也扮演重要的角色。就像海上民兵一樣，海警艦船近年來也進行大幅升級。有些實際上是過去的中共海軍艦艇，只是拆除部分武器，另有一些較大型的海警艦船甚至配備76公厘主砲及其他武器。

海上民兵與海警曾與海軍共同合作，針對外來者執行幾次成功的跨部門行動。其中兩個例子是2009年3月的美海軍無瑕號(USNS *Impeccable*)事件，以及2014年5至7月的「海洋石油981」鑽井平臺事件。

無瑕號事件，2009年3月8日至9日。美海軍海測船無瑕號當時受到中共船隻的尾隨騷擾並危及安全。參與的中共船隻和飛機包括海軍護衛艦、漁業執法巡邏船、國家海洋局巡邏船各一艘，以及兩艘拖網漁船(其中一艘來自三亞市海上民兵)和至少一架運-12運輸機。中共的行動涉及多個軍事和文職政府組織及海上民兵艦船，必須要有相當程度的協調合作。中共

船隻以危險方式接近無瑕號，將物體直接投放在其航道上，意圖干擾其聲學設備，甚至在其表明要離開該地區後還蓄意阻擋。曾有一度，運-12運輸機以蜂鳴器對無瑕號連續示警11次。據報導，中共的行動是由時任南海區漁政局局長吳壯所領導。鑑於中共艦船兵力的多樣性，以及相互之間與無瑕號的距離非常接近，為了協調行動和避免碰撞，一定要有高度密切的通聯和指揮管制才行得通。

「海洋石油981」鑽井平臺事件，2014年5月2日至7月15日。

該事件是中共迄今為止規模最大、最複雜的「海上三線」行動。在整個行動中，中共在鑽井平臺周圍大約10哩的警戒封鎖線內一直保持有110至115艘船隻，其中包括4艘海軍艦艇、35至40艘海警船、30艘運輸船和拖船，以及40多艘的海上民兵船。警戒封鎖線從鑽井平臺向外輻射約10哩，中共運用海上民兵與「漁船」來騷擾(有時還攻擊和撞沉)在封鎖線外數哩作業的越南漁船。在這次事件中，中共能夠在該區域保持大約兩倍於越南的船隻。在這



2009年，美海軍海測船無瑕號受到中共船隻的聯合騷擾。(Source: USN)

麼長的時間裡，由來自這麼多不同組織的大量船隻建立警戒封鎖線，同時派遣小規模兵力攻擊在封鎖線外數哩的越南船隻，這勢必需要多個軍事和民間組織之間的密切協調。其中包括與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的合作，該公司是擁有和營運「海洋石油981」鑽井平臺的國營企業。

海上民兵是由廣州軍區下達動員命令執行該任務。在參加

三沙市海上民兵的案例中，設立了一個海上指揮所，並派遣一個指揮協調小組進駐海警部隊的「海上前進指揮所」。

中共似乎規劃在未來執行更多類似的行動。雖然海軍是參與海上維權行動的主要軍種，但是至少有一次訓練活動有其他軍種小規模的參與。2014年在東京灣舉行的聯合護航防禦及聯合石油鑽井平臺防護演習，參加的單位包括海軍南海

艦隊下轄的海警部隊，來自漁政、海警和海上民兵的人員和船隻，以及來自海航兵與空軍的飛機。正如「海洋石油981」鑽井平臺事件中一樣，這次也設立一個海上指揮所來完善協調工作。相較於「海洋石油981」鑽井平臺案例中使用的「守勢」行動，此次演習的手段更為激進，在護航任務中配備飛彈的戰機和水面艦艇「摧毀」了敵方船隻。為了保護鑽井



海上戰場

平臺，中共部隊練習阻擋「可疑漁船」的航道，並以水砲防止蛙人接近鑽井平臺。演習在逮捕「激進分子」和船上的一名記者後落幕。雖然這個案例有空軍小幅度的參與，但是海軍在沒有其他軍種參加的情況下，持續定期進行此類演習。

人工「島嶼」，不僅只有「三大」。雖然中共南海的「三大」人工島(永暑礁、美濟礁和渚碧礁)涵蓋該區域大部分的人工島建設活動，但那只是中共在南海眾多基地與前哨網絡之一。中共空軍的飛機在人工島上跑道起降的同時，海軍也定期跟海警、海上民兵及其他中共政府組織合作，從大小島嶼出發執行任務。

2013年版《戰略學》指出，中共依靠島礁來建立「大區域海上防衛體系」，以進行兵力投射。除了有港口和飛機跑道的大型人工島嶼之外，規模較小的島礁仍然很重要，其設施被稱為「海防民兵哨所」，由海上民兵和人民武裝部人員駐防，負責海域監視任務。這類型的部隊有助於維持不間斷的前進軍力展示，以及負責執行和平

時期(也可能在戰時)的任務，因為若是由軍事單位執行，將會過於敏感且引人注目。

改革對跨部門現代化向量的影響

共軍改革有助於跨部門海上行動的某些面向，但是也造成了新的組織任務與責任，可能會使現有的理解和程序複雜化。改革將海警置於武警的管轄之下，而武警本身只隸屬於中央軍委會。這使得中央軍委會能夠同時向共軍和海警下達命令，促進部門間的計畫作為和行動。近年來海上民兵的菁英與專業單位，在經費、裝備、訓練、人員及協調等各方面，與海軍和海警的關係也更加密切。這種更緊密的關係應有助於減少跨部門間海上行動的協調成本。

但話說回來，中共好像欠缺一個常設機制，來協調海上民兵及海警部隊與海軍以外軍種的行動。以前的協調機制似乎是透過海軍總部和三個艦隊運作，軍區最多只是有限度的參與。新戰區聯合作戰指揮中心的建立將需要調整這些指揮和

協調機制，然而由於缺乏與國家級部會和國營企業的正規聯絡管道，這可能會有些困難。更艱鉅的挑戰是因為某些海上民兵部隊主要是負責和平時期的維權行動，而其他部隊則負責在作戰行動期間提供支援。鑑於這些海上民兵部隊與專業單位數量眾多，而且許多部隊具有地方性質，缺少和非海軍軍種的協調機制，將會限制這些部隊和其他軍種共同執行聯合作戰的能力。目前，海軍可能不得不直接與海上民兵及海警協調，然後代表中共海上部隊與其他軍種執行聯合行動的協調工作。

結論

與任何大型組織一樣，共軍係由不同的官僚單位所組成，各有其利益考量。同時與任何軍隊一樣，各軍種之間，甚至同一軍種的不同兵種之間，也會對建軍規劃方向存在分歧。本文所採用的三個現代化向量分析，是在討論如何影響共軍現代化的決策(特別是海軍)時，能凸顯這些不同利益與思考的有用工具。

我們認為，在中共海軍試圖建立遠洋海軍、期能有效在遠海遂行獨立作戰的目標時，一定會跟中央軍委會和戰區期望海軍組成部隊能有效遂行聯合作戰並執行戰區應變計畫之間有所落差，所以這種緊張關係會持續下去。戰區司令可能主張海軍部隊要適應該區域的具體任務和地理環境，並利用其作戰管制使海軍組成部隊在其戰區專注於特定優先任務。此一緊張關係可能體現於下列爭論，即海軍總部和戰區希望海軍部隊花時間在可能派遣何種載臺給那些戰區。然而，由於跨部門的海軍現代化向量涉及支持國家優先任務（捍衛及維護中共海洋主權聲索），同時也未涉及昂貴的武器研發需求，因此這些任務可能不會成為海軍總部和戰區之間關係緊張的主要焦點。

軍種之間在聯合作戰程度上的感受也會產生緊張關係，因為真正的聯合作戰將需要每個軍種放棄一些自主權，並限制其追求自身組織利益的能力。追求聯合綜效將無可避免對其他軍種產生新的依賴關係，來為聯合作戰提供關鍵能力。對遠洋海軍而言，其所屬不同兵種提供遠洋作戰所需的所有能力，因此在獨立性及具有聯合本質的跨軍種協調之間本來就會有矛盾。海軍及跨部門海上武力之間甚至可能會有摩擦，因為給予海警與海上民兵的資源，不會對海軍自己的「藍海夢」有太大幫助。海軍努力在海警與海上民兵的訓練、教育、人員及行動方面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時，也可能會發現這些部隊最終關心的只是海上安全和捕魚。

從短期來看，很難說海軍、全共軍、跨部門海上武力及文職政府單位各個官僚體系將如何應對

改革的影響。近年來，海軍在現代化的三個向量上都取得進步，這明顯表現在遠離中共海岸線執行獨立作戰能力的提升、共軍執行聯合作戰能力的躍進，以及跨部門海上武力的能力遠勝於任何其他南海聲索國的準軍事或軍事力量，並持續促進中共的海洋主權聲索。

長期的影響更是難以預測。對於海軍而言，最大的因素將是如何能成功自我宣傳，作為一個有能力依據每個現代化向量規劃目的來執行各種不同任務的軍種。如果海軍不能說服中共和共軍領導班子相信遠洋艦隊的重要性，則其發展遠洋能力的努力將受到阻礙。如果海軍在建立聯合作戰能力方面表現不佳，同時阻止其他軍種在海洋領域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可能就會發現其角色與任務都隨著所獲得的預算而減少。若是跨部門海上武力過於成功，海軍甚至可能失去資源，更多的資源將投入準軍事和民兵部隊，因為這些將是海洋維權戰略的前線及公眾形象的展現。總言之，改革為中共海軍提供新的資源和契機，但是挑戰就在眼前，如何因應挑戰將會決定這個軍種的未來。

作者簡介

Ian Burns McCaslin係美國國防大學「中國軍事事務研究中心」約聘研究員及「中國航空航天研究所」(China Aerospace Studies Institute)副研究員。

Andrew S. Erickson係美國海軍戰爭學院「中國海事研究所」(China Maritime Studies Institute)戰略學教授及該所的核心創辦人之一。

Reprint from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with permission.